

一、美在顏色

桂文亞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玩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王樣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偏愛誰了。那些扁些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瓦藍在小磁碟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毛筆蘸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擠點兒瓦藍，加上點橘紅，和一和，成了小姑娘裙襪上的秋香；深綠加淺綠，也是綠，但是沉穩的窗紗綠；不過這兒深綠的分量要多些兒。墨綠若增上深藍就有了浩瀚海洋的波濤，若添上了漆黑，就有了暮秋枯葉的蕭條，攔進了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

我可以坐在書桌前整整變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，變，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鞭炮紅和櫻桃紅；變，變變變，變出了海軍藍、馬褂藍、澆瓷藍和土耳其石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覺得它們是神仙也是妖怪，讓人在一分鐘之內，蹦出了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如何區分這之中精細的差異。要謝謝爸爸媽媽，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彈鋼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冊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。

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晶晶亮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

怎麼不記得呢？春眠不覺曉是「綠」，花落知多少，是「紅」；牀前明月光是「銀」，疑是地上霜，是「白」；空山松子落，是「茶褐」，幽人應未眠是「淺灰」；朱雀橋邊野草花，是「淡淡的紫」，烏衣巷口夕陽斜，是「冷冷的金」。

當大家說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

二、雨水的話

邵儻

我是雨水，今年春天，我來到人間很久，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看到我就很頭痛；但是等我來了，那大自然的面貌才會更清新，草木的生長才會更繁茂，而且農田裏的稻子才會不缺水。

我知道雨天小朋友都要穿雨衣，或者打雨傘，走路或者坐公車都不方便，甚至有些沒公德心的機車騎士還會濺得小朋友一身泥水，所以不免有很多小朋友會說：「可惡的雨！為什麼還不停呢？」

我看得出來你們生氣而沒有笑容的臉，我的心裏也很難過，然而這是受氣候影響的關係。

我希望帶給人間的是活力和歡笑。

所以你們遠足的時候，我不去找你們。

你們上體育課的時候，我只會偷偷的躲在烏雲背後。

有時候，我突然的在下課時出現了，你們卻會快樂的大叫：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」有的小朋友還會跑到大操場上說：「我不怕雨。」

那時候的我感到真驕傲，我就輕輕的落在你們的髮上、臉上、衣服上，再悄悄的跟隨你們回家。

沒有入學的小弟弟、小妹妹同樣喜歡我，他們打着大人用的傘，穿着大人穿的雨鞋，走到雨裏說：「天天下雨多麼好玩呀！」

我當然跟所有的小朋友有友誼，但卻不喜歡小朋友淋成「落湯雞」，如果生了病，不能上課，那就很可惜了。

坐公車的時候，又潮濕又窒悶，大家關起窗子來防我，連可愛的微風也不要了，我知道你回家以後，鞋子一定溼了，雙腳浸了水很不舒服，而媽媽也會苦着臉說：「明天要穿什麼鞋子呢？」

其實媽媽還有很多的苦惱和埋怨，你們換洗的內衣和制服也不容易乾啊！

等到第二天，你們又在教室的走廊看到我了。

你們的眼裏充滿着敵意。

操場上是一片汪汪的積水，靜靜的；沒有人去上面奔跑、跳躍。小朋友！我只能說：請你們留在教室多看一點課外書，或者和同學談談生活裏的事，要不然找一角踢踢毽子，儘量保持衣服的乾燥。

我畢竟是要離開的；你們不要煩，聽說出外旅遊的陽光快要回來了，你們等着迎接它吧！

在我沒走之前，也希望你們發現我沖走生活環境中不少的污穢；而不久，卻會帶給你們一個美麗煥發的校園。

三、童年、夏日、棉花糖

陳幸蕙

碧葉扶疏的深巷底，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鳳凰木。

童年時候，每逢初夏，當人家院牆角落的幾株向日葵，像一輪輪金黃的圓盤，燦燦然綻開時，那賣棉花糖的老人，便也開始自得其樂地在樹下，標售起一朵一朵蓬鬆若雲的棉花糖了。

那真是最輕鬆美好的夏日景象之一。

一根一根新鮮潔白的棉花糖，不，一朵一朵柔軟甜蜜的祥雲，不徘徊在山巔，不流浪在天上，卻只眷戀不捨地停駐在人間，停駐在巷底，停駐在每一個快樂的男孩女孩的手中，為草樹掩映的尋常巷陌，增添了幾分生動的童話氣息；於是，賣棉花糖的长者，便成了捕雲、網雲、巧手織雲的人了。

是的，織雲的人！

但他不用飛梭，不用紡車，也不去織出整齊的經緯，或細密的圖案；他只是以一小銅勺雪白晶瑩的砂糖粒，緩緩倒入製糖機器中央那神秘的黑洞裡，然後加熱、旋轉、攪拌，於是，一顆顆透明細小的粒子，便被抽成纖纖裊裊、若有若無的糖絲，同時，也開始在細細的木棒上，糾結聚集成另一種美好的形狀了。

面對那樣神奇速成的立體編塑，那樣一縷一縷剪裁合度的白雲，你必然會同意，做棉花糖，實在是一種詩意盎然的袖珍手工業，是可愛的街頭藝術，但也是饒富喜劇效果的魔術。

其實，做棉花糖的機器，出人意料地簡單。一塊長形呈帶狀的鋁薄片，圍繞成古羅馬劇場的形狀，再加上透明的防風玻璃板，和必要的零件，一座被安置在腳踏車後座的小型流動工廠，就算是配備齊全了。

也許，沒有一個孩子不愛雲，沒有一顆童心，是不對雲影充滿好奇與幻想的吧？因此，清寂的午後，或晴朗的早晨，當賣棉花糖的老人，閒閒地騎著腳踏車進入巷口，手裏的響鈴一搖，沙啞的嗓音一揚：「賣，棉花糖哟——」

成群的孩子，便著了魔似地，紛紛推開自家紗門衝出，緊跟在老人身後，喜孜孜地簇擁著他，像簇擁一位君王，直把他送到巷底那涼涼翠翠的鳳凰樹下為止。

那只屬於市井閭巷的生活畫面，簡直就是童話裏「斑衣吹笛人」故事的翻版，在初夏的微風中，充滿了天真的諧趣。

曾經，我也是手捧棉花糖，一任陽光輕輕灑在雙頰上的女孩；鬆鬆的棉花，甜津津的棉花，入口即化的那種感覺猶在舌間，但二十年光陰竟悄然飛逝，屬於棉花糖、屬於蝴蝶結、屬於雀斑的童年，已成為永恆的過去。